

<<鼠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鼠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2462972

10位ISBN编号：7562462976

出版时间：2011-12

出版时间：重庆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(英)柴纳·米耶维

页数：352

字数：261000

译者：姚向辉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鼠王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本英国当代奇幻小说。

幽暗、肮脏的伦敦薄弱地带，一天清晨，绍尔·杰拉蒙德被警察当做头号杀父嫌疑犯抓捕。随后在监狱里，他被一个身上散发着恶臭的陌生人搭救，一起逃出监狱牢房。在伦敦的下水道和屋顶上，绍尔不仅学会了吃腐食、像鼠类般攀援，而且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。危机迫近，敌人步步紧逼；混血的绍尔是秘密武器、是希望。他恐惧、愤怒、迷茫，而且，他也不想成为地下世界的领袖……

<<鼠王>>

作者简介

柴纳·米耶维，1972年出生于英格兰，伦敦政经学院国际法学博士，以“新怪谭”风格奠定国际声誉，21世纪重要奇幻作家。

代表作品有《鼠王》《帕迪杜街车站》《伤痕》《伪伦敦》《城与城》《海怪》。他的写作风格多半带有诡异幽默感，擅长借助奇境探讨真实人生和社会文化议题。

书籍目录

致谢

[第一部 玻璃]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[第二部 新城]

第五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

第八章

[第三部 音韵课和历史课]

第九章

第十章

第十一章

第十二章

第十三章

[第四部 鲜血]

第十四章

第十五章

第十六章

第十七章

第十八章

第十九章

[第五部 精神]

第二十章

第二十一章

第二十二章

第二十三章

第二十四章

第二十五章

[第六部 丛林惊骇]

第二十六章

第二十七章

尾声

章节摘录

我可以挤过建筑物之间你看不见的缝隙。
我可以贴着你背后走路，近得能让我的呼吸在你脖颈上激起鸡皮疙瘩，但你依然听不到我的声息。
我可以听见你瞳孔扩张时眼内肌肉的收缩声响。
我可以靠你的垃圾过活，住在你的家里，睡在你的床底下，但只要我不想让你知道，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我爬到街道之上。
这座城市的所有维度都向我开放。
你们的墙壁是我的墙壁，是我的天花板，是我的地板。
疾风抽打我的大衣，声音仿佛刮过电线。
我攀上屋顶，游走于烟囱矮林之间，手臂上有成百上千条擦痕在触电般地刺痒。
今夜我有事情要干。

我如水银流动般溜过屋顶边缘，沿着排水管滑向十几米下的后巷。
灯光浓黑如墨，我悄然穿过一堆堆垃圾，破开阴沟的铅封，毫无声息地拉开街面上的窰井盖。
现在我置身于黑暗中了，但我依然看得清楚。

我可以听见流水涌过管道时的咆哮声。
你们的粪便淹到我的腰际，我能感觉到粪便在推动我的身体，我能闻到粪便的气味。
在这些通道之中，我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。

我向北而去，我融入水流，我蹚水而行，我攀附着墙壁和天花板前进。
活物或快步跑开或蠕动蛇行，为我让出出路。
我在阴冷潮湿的廊道中迂回前进，没有踌躇的时候。
雨下得断断续续、犹犹豫豫，但伦敦的流水今夜似乎都在渴望抵达终点。

地下的砖壁河流波涛汹涌。
我潜入水下，在让我腻歪的黑暗中游泳，直到必须露头的时候方才从幽深处升至地面，我滴着水，再次无声无息地行走在人行道上。

耸立于面前的红砖建筑就是我的终点。
四下里有些方形窗户透出灯光，打破了庞然大物身上的黑暗。
房檐阴影下有个窗口在微微发亮，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。
我骑跨在大楼的转角上，一路优哉游哉地爬了上去。
现在我放慢了速度。

电视机的声音和食物的香味飘出那个窗口，现在我够得到窗口了，现在我用我的长尾巴敲打玻璃，抓挠窗户，声音仿佛来自鸽子或小树枝，能挑起人的好奇心，是个诱饵。

..... 第一章 进入伦敦的列车仿佛船舶驶过屋顶。
塔式高楼宛如长颈海兽伸向天空，大型储气罐像鲸鱼般在肮脏的矮楼间沉沦，列车就穿行在它们中间。
脚下的大海是成排的小铺子、没名气的连锁商店和墙面油漆已经剥落的小餐馆，还有挤在高架轨道底下做生意的小贩。

五颜六色、盘旋扭曲的涂鸦涂满了每面墙壁。
建筑物顶层的窗户靠得非常近，乘客可以隔窗窥视一间间裸露的办公室和店铺的储物柜。
他们能看清墙上商用日历和海报的线条轮廓。

伦敦的韵律在这里奏响，在这片蔓生于城郊和市中心之间的萧条地带奏响。
街道逐渐变宽，商店和餐厅的名字越来越熟悉。
主干道越来越繁华，交通越来越拥挤。
城市也逐渐升高，与铁轨交汇。

十月末的一天，一列火车正在驶向国王十字火车站。
列车经过北伦敦的偏僻地段，两侧望出去别无遮拦，到了接近霍洛威路的地方，底下的城市开始变高

<<鼠王>>

。列车隆隆开过，下面的人们熟视无睹，只有孩子抬头观望，几个年纪最小的举手指指点点。快要接近车站的时候，列车滑到了屋顶高度之下。

车厢里有几个人在看着砖墙在两旁慢慢升高。天空消失在了窗户之上。

一群鸽子从铁轨旁的隐蔽地方起飞，转了个圈，向东方而去。

那群扑棱的翅膀和躯体让车厢后部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分了神。

他始终在按捺冲动，不去直勾勾地瞪着对面的女人看。

那女人的头发很浓密，用过蓬松剂¹，紧密的卷发梳开了之后，如一条条小蛇般蜷缩在头上。

鸟儿飞过车窗的时候，男人不再偷偷摸摸地打量对方，伸手拢了拢自己的平头。

列车已经低于房屋了。

它蜿蜒穿过城市里的这条深沟，仿佛多年行车已经磨掉了轨道下的混凝土。

绍尔·杰拉蒙德又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，然后将注意力投向窗外。

车厢里的灯光把窗户变成了镜子，他凝视着自己，一脸阴沉。

他的面孔背后是一层仅仅隐约可见的砖墙，砖墙背后则是铁轨两边如悬崖般耸立的房屋的地下室。

绍尔离城不过几天时间而已。

每一下“哐当”声都将他带得离家更近一些。

他闭上了眼睛。

外面，随着车站越来越近，容纳铁轨的裂隙也宽阔起来。

两边墙壁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黑黢黢的凹室，这些小小的洞穴有一米深，里头填满了垃圾。

吊架的剪影贯通天际。

裹着列车的墙壁渐渐分开，一条条轨道呈扇形展开，列车放慢速度，徐徐驶入国王十字火车站。

乘客纷纷起身。

绍尔背起包，拖着步子走出车厢。

冰冷的空气向上延伸，直达壮观的拱顶天花板。

寒冷让他有些猝不及防。

绍尔快步穿过建筑物和人堆，在三五成群的行人中蜿蜒前进。

他有地方要去。

他走向地铁。

他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口有多么稠密。

在萨福克郡海边的帐篷里逍遥了几天之后，忽然有一千万人离自己这么近，这份重量甚至让空气都震颤起来了。

地铁里满是炫目的色彩和赤裸的肌肤，人们正在赶往不同的俱乐部和派对。

父亲多半正在等他。

父亲知道绍尔要回来，肯定会想办法欢迎绍尔，他不会像平时那样去俱乐部消磨晚间时光，而是在家迎接儿子。

绍尔这会儿已经在为此怨恨父亲了。

尽管觉得自己不够圆通而且铁石心肠，但他更厌恶父亲这种试图与他交流的笨拙行为。

父子两人互相躲避的时候他还比较高兴。

不讲礼数很轻松，也更真诚。

地铁冲出银禧线的隧道时，天已经黑了。

绍尔知道路线。

黑暗将芬奇利路背后的瓦砾堆变成了阴暗的无主之地，但绍尔不需要看见也能在脑子里补全细节，甚至连签名和涂鸦本身都一清二楚。

焚化炉，奈克斯，昏迷¹。

他知道那些手握荧光笔的勇敢的小小反叛分子都叫什么名字，也知道他们在哪里出没。

高蒙电影院这幢雄伟的塔楼在左边直插天际，处于吉本高路这些折扣百货店和临时围篱之间，塔

<<鼠王>>

楼简直像个怪异的极权主义纪念碑。

绍尔隔着车窗就能感觉到寒冷，靠近韦利斯登交汇站的时候，他紧了紧身上的大衣。

乘客已经稀少起来。

绍尔下车时车厢里只剩下了寥寥几人。

走出车站，他冷得缩肩驼背。

空气中有淡淡的烟味，来自附近燃起的篝火，有人正在清理自家园地。

绍尔开始走下山丘，朝图书馆而去。

他在一家外带餐馆停了停，然后边走边吃，他走得很慢，免得把酱油和蔬菜洒在自己身上。

太阳已经落山，这可真是遗憾。

韦利斯登的日落场景相当引人入胜。

在今天这种云朵稀少的日子里，韦利斯登低矮的天际线使得阳光能够遍洒街道，落进最不容易见光的缝隙；光线在互相面对的窗户之间永无止境地来回反射，被投往各个难以想象的方向；成排的砖块泛起红光，仿佛从内部烧了起来。

绍尔拐进小巷。

他顶着寒冷左拐右拐，父亲的住所最后终于矗立在了面前。

泰拉贡公寓是一幢丑陋的维多利亚式大楼，又矮又胖，十分鄙俗。

门前的所谓花园是一条肮脏的植物生长区，经常造访的唯有犬类。

他的父亲住在最顶层。

绍尔抬头望去，看见灯亮着。

他爬上楼前的台阶，径自推门进去，瞥了几眼两边黑暗的灌木丛。

他没有坐装有金属格门的宽敞电梯，他不想让吱吱嘎嘎的响声替自己通报。

绍尔蹑手蹑脚地从楼梯走了上去，轻轻推开父亲家的房门。

房间里冷如冰窟。

绍尔站在门厅里侧耳倾听。

他能听见客厅的门背后传来电视的声响。

他等了一会儿，但父亲没有出声。

绍尔打了个寒战，看了一圈四周。

他知道他应该进去，应该唤醒睡着了的父亲，他甚至走到了客厅的门口。

但他还是停了下来，看着自己的房间。

他厌恶地嘲笑着自己，但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自己的房间。

明天早晨再道歉好了。

老爸，我以为你在睡觉，都听见你打呼噜的声音了。

我回来的时候喝醉了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

我太疲惫了，反正也没法陪你聊天。

他竖起一只耳朵，但听见的只是父亲特别喜欢的某个深夜谈话节目，那自负的说话声有些发闷。

绍尔转身悄悄钻进自己的房间。

睡眠来得轻而易举。

绍尔梦到了寒冷，半夜醒来一次，把羽绒被包得更紧。

他梦到了砰然巨响，沉重的刺耳敲打声，响得将他扯出了梦境，他意识到那声音是真实存在的。

肾上腺素瞬时流遍全身，让他战栗起来。

他跳下床，颤抖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

房间里冷如冰窟。

有人在拼命砸前门。

刺耳的撞击声一刻不停，吓坏了他。

他在发抖，晕头转向。

天还没亮。

绍尔看了一眼钟表。

<<鼠王>>

刚过六点。

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厅。

轰轰轰的可怕巨响接连不断，他还听见了叫喊声，但隔着门听不清究竟在喊些什么。

他挣扎着穿上衬衫，叫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 砸门声没有停下。

他又喊了一声，这次有个声音压倒了外面的喧闹。

“ 警察！”

“ 绍尔拼命想让头脑清醒过来。

他想到了藏在抽屉里的一小堆毒品，忽然恐慌起来，但这想法很荒谬。

他又不是毒品大亨，谁会浪费时间在黎明时分突袭他的住处呢？

他伸手去开门，心脏狂跳不止。

他忽然想到应该检查一下他们是否真是警察，但却为时已晚。

门砰然打开，将他撞倒在地，人如潮水般涌进这套公寓。

他周围都是蓝色的裤腿和沉重的靴子。

绍尔被人揪了起来。

他胡乱地捶打着那些入侵者。

愤怒压过了他的恐惧。

他想喊叫，但有人在他肚子上狠揍了一拳，打得他弯下腰去。

混杂在一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，他听不懂其中的意义。

“冷得跟龟孙子似的..... ” “趾高气扬的小浑蛋..... ” “他妈的，你看看玻璃..... ” “这是他的儿子，还是什么人？”

他妈的，肯定是.....像只风筝似的从高处..... ” 在这些说话声之外，他还能听见天气预报的声音，是早餐时间的电视播音员，语调兴高采烈。

绍尔使出浑身力气，转身面对紧紧抓住他的那些人。

“ 他妈的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 他急切地说。

那些人没有回答，而是将他推进了客厅。

客厅里站满警察，绍尔的视线却径直穿过了他们。

他首先看见的是电视机：身穿浅色套装的女士在提醒他，今天又是一个大冷天。

沙发上有一盘冻住了的通心粉，地板上是半杯喝过的啤酒。

阵阵寒风迎面扑来，他抬头看见了窗户，视线从外面的房屋上一扫而过。

窗帘夸张地翻腾着。

他看见地上散落着尖利的碎玻璃。

除了边缘处的几小块残片外，窗框上的玻璃都不见了。

绍尔害怕得瘫软下去，他拼命想拖着身躯走向窗口。

一个穿便装的瘦子转过来，看见了他。

“ 快带到局里去！”

“ 他对抓着绍尔的人喊道。

绍尔被推着转了个身。

房间像旋转木马般在周围旋转，几排书籍和父亲的小照片从眼前掠过。

他拼命想转过身去。

“ 爸爸！”

“ 他喊道，“ 爸爸！”

“ 那些人轻而易举地把他拖出了公寓。

一扇扇门扉底下泄出的灯光打破了走廊里的黑暗。

被推搡着走向电梯的时候，绍尔看见了一张张不明所以的脸孔，看见一只只攥紧晨袍开口的手。

穿睡衣的邻居盯着他看。

<<鼠王>>

经过时，他对着他们不停地咆哮。

他仍旧看不见抓着自己的人是什么模样。

他对他们大喊大叫，恳求他们让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又是哀求，又是威胁，又是责骂。

“我爸爸呢？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闭嘴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后腰，力道不是太大，但显然在告诉他，他们会打得更狠。”

“闭嘴。”

“电梯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了。”

“我爸爸他妈的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刚一看见破碎的窗户，有个声音就在绍尔的心头响起了，但直到此刻他才听清楚那声音在说什么。”

在公寓里的时候，皮靴凶蛮的践踏声和咒骂淹没了这个声音。

但当他被拖到这儿、拖进比较安静的电梯之后，他终于听清了这声音在他耳边说什么。

死了，那声音说。

爸爸死了。

绍尔的膝盖瘫软下去。

他背后的人拽住了他，但他们抓着的是一个极度虚弱的人。

他呻吟起来。

“我爸爸在哪儿？”

“他恳求道。”

外面的光线和云朵是同一个颜色。

许多辆警车的蓝色警灯在闪烁，给土褐色的建筑物涂上了彩色。

冰冷的空气让绍尔清醒了些。

他绝望地拉扯着那些抓住自己的手臂，挣扎着想隔着围住泰拉贡大楼的树篱向内张望。

他看见几张脸正在从父亲住处的窗口朝底下看。

他看见有无数块玻璃碎片落满了枯黄的草地。

他看见成群结队的制服警察凝固成了一个不祥的立体布景。

所有警察的脸都转过来对着他。

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犯罪现场警示的胶带，沿着地面上的木桩圈起了一小块地。

在这块被圈起来的区域中，他看见有个人跪在草地上的一个黑色形体旁边。

那人和其他人一样抬头看着绍尔，他的身体遮住了那个不怎么优雅的形体。

还没等绍尔看清楚，他已经被推着走过了那个地方。

警察把他推进警车，他头晕目眩，感觉迟钝，呼吸急促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手铐已经扣住了他的腕子。

他对着前排的两个人大喊大叫，但他们毫不理会。

街道飞速后掠。

他们把他扔进牢房，给了他一杯热茶和保暖的衣物：灰色开襟羊毛衫和灯芯绒长裤都散发着酒味。

绍尔穿上陌生人的衣物，缩成一团。

他等待了很长时间。

他躺在床铺上，用薄薄的毯子盖住身体。

他时不时地听见那个声音在脑海里说话。

自杀，它说。

老爸自杀了。

他时不时地与那个声音争辩。

<<鼠王>>

这个念头太可笑了，父亲绝对不可能自杀。

然后，那个声音会说服他，然后，他就会开始大喘气和恐慌。

他堵上耳朵不想听那个声音。

他想让它安静。

他不想听自己脑海中的流言蜚语。

谁也不告诉他，他为什么在牢里。

只要外面响起脚步声，他就大喊大叫，有时还出言不逊，他要他们告诉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脚步声偶尔停下，门上的格栅被拉开。

“不好意思，劳您久等了，”对方这样回答，“我们将尽快处理你的事情。

”或者“闭上他妈的臭嘴！”

”“你们不能把我关在这儿，”有一次，他叫嚷起来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

”他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间。

绍尔坐在床上，瞪着天花板。

天花板开裂了，细密的网状裂痕从一个屋角向外延展。

绍尔用视线跟踪着这些裂痕，让自己进入催眠状态。

你为什么在这儿？

内心的声音紧张地对他耳语。

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

他们为什么不跟你说话？

绍尔坐在那里，盯着裂纹看个不停，对那个声音置之不理。

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终于听见钥匙插进了门锁。

两名制服警察走进房间，绍尔在父亲公寓里见过的瘦子紧随其后，他穿着同样的棕色套装和难看的茶色雨衣。

他盯着绍尔，裹着肮脏毛毯的绍尔反瞪回去，他的眼神孤独、凄切而又挑衅。

瘦子开口说话时，声音比绍尔想象得柔和许多。

“杰拉蒙德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很抱歉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父亲过世了。

”绍尔瞪着他。

这一点早已确凿无疑，他想大喊大叫，但眼泪阻止了他。

涕泗横流之际，他试图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啜泣声。

他无声无息地哭了一会儿，然后努力控制住自己。

他像婴儿似的吸着鼻子，吞下眼泪，用袖子擦拭流着鼻涕的鼻子。

三个警察站在面前，冷漠地看着他，最后他总算恢复了几分自制力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

”他哑着嗓子说。

“我还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呢，绍尔。

”瘦子说。

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淡然：“我是克罗利探长。

现在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……”“我父亲怎么了？”

”绍尔打断了他的话。

接下来是一段沉默。

“他从窗口掉了下去，”克罗利说，“楼很高。

我认为他没有受苦。

”他顿了顿，“绍尔，你知道你父亲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”“我认为也许是……我在花园里看见了……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？”

”绍尔在颤抖。

克罗利紧闭嘴唇，走到近处：“好吧，绍尔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我先向你道歉。

<<鼠王>>

这件事一团糟。

我原以为会有人过来照看你，但显然并没有。

我很抱歉。

我会教训一下他们的。

“至于你为什么在这儿，呃，一开始我们没弄清楚你的身份。

邻居给我们打来电话，说楼门口躺了个人。

我们进到屋里，发现你在那儿，我们不知道你的身份……事情就是这样脱出正轨的。

总而言之，你已经在这儿了，我们希望你能说说你的想法。

” 绍尔瞪着克罗利。

“我？”

”他喊道，“我的什么？”

我回到家，我爸爸正……” 克罗利举起手“嘘”了一声让他安静，他一边点头，一边安抚绍尔。

“我知道，绍尔，我知道。

但我们必须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请你跟我来。

”他边说边露出哀伤的笑容。

他低头看着坐在床上的绍尔：脏兮兮，臭烘烘，穿着陌生人的衣服，困惑，怒气冲天，满脸泪痕，孤立无援。

克罗利的脸上现出几条皱纹，露出看似关注的神色。

“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

” 第二章 绍尔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坐在父亲肩上从公园回家。

他们经过一群正在修路的工人，父亲让他看一罐正在沸腾冒泡的沥青，绍尔用双手揪住父亲的头发，探身去看：罐子在货车上加热，旁边是工人用来搅拌沥青的大号金属棍。

他的鼻子里充满了沥青的刺鼻气味，望着火上那罐黏糊糊的东西，绍尔记起了《汉赛尔与格莱特》1里女巫的大锅，突如其来的恐惧攥住了他的心神，他害怕自己会跌进沥青，被活活煮熟。

绍尔蠕动着往后直缩，父亲停下来问他这是怎么了。

等他明白过来，他把绍尔从肩头放下来，带着他走到工人身边，工人们都拄着铁铲站在那里，饶有兴致地笑着打量这个紧张的孩童。

绍尔的父亲弯下腰，轻声在绍尔耳边鼓励他，绍尔问工人那罐沥青是做什么的。

工人解释给他听，他们如何平展沥青，如何覆盖在路面上，父亲抱起他，看他们演示如何搅拌沥青。他没有掉进去。

尽管仍旧害怕，但不像一开始那么害怕了，他明白父亲为何要让他弄清楚沥青的用途，也明白自己很勇敢。

一杯奶茶在面前渐渐凝结。

满脸不耐烦神色的警员守在空荡荡的房间的门口。

桌上的磁带录音机有节奏地传出金属摩擦的嗤嗤声。

克罗利抱着双臂坐在他的对面，不动声色：“跟我说说你的父亲。

” 每逢儿子带女孩回家，绍尔的父亲总要被恐怖的尴尬煎熬一次。

他很想显得拒人千里或变成老古板，可他每每估算严重错误，无法让绍尔的客人感到无拘无束。

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说错话。

他越是按捺住起身奔回自己房间的冲动，就越发动弹不得。

他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，脸上永远挂着狰狞的笑容，用果毅而严肃的声音问那些被他吓坏了的十五岁姑娘，她们在学校里怎么样，是否觉得开心。

绍尔总是瞪着父亲，希望他赶紧离开。

父亲迟钝地谈论天气和GCSE1 英语考试的时候，绍尔只得凝视着天花板，恼怒万分。

“据说你们经常吵架。

绍尔，是真的吗？”

<<鼠王>>

跟我说说。

” 绍尔十岁的时候，最喜欢的时刻就是早晨。

绍尔的父亲很早就出门去铁道公司上班，绍尔有半个小时可以独自待在公寓里。

他四处游荡，盯着父亲随便放在各处的书籍的标题：理财、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籍。

父亲总是很关注绍尔在学校里的历史成绩，问他老师都说了什么。

他会在座位上前倾身体，提醒绍尔，不要老师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。

他常常把书本塞给儿子，随后神情恍惚地盯着那些书，又从儿子手里拿回来，前后翻动书页，嘟囔着绍尔也许还太年轻。

他会问儿子怎么看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。

他很认真地对待绍尔的观点。

这些讨论有时令绍尔厌倦，更多的时候讨论会忽然颠覆绍尔的观念，让绍尔觉得不安的同时又受到了启发。

“绍尔，你的父亲是不是让你有负罪感？”

” 绍尔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两人的关系恶化了。

他曾经以为那只是父子之间的某种尴尬而已，很快就会过去。

但关系一旦恶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改善。

绍尔的父亲忘记了该如何与绍尔交谈。

他没什么可以教绍尔，也没有可以说的话了。

绍尔对父亲的低落感到分外愤怒。

父亲则对他的懒散和缺乏政治热情很失望。

绍尔无法让父亲感到自在，父亲对此也很失望。

绍尔不再上街游行，不再参加示威集会，父亲也不再邀请他去了。

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吵一次架，就会有人摔门而去。

更多的时候则是冷战。

绍尔的父亲尤其不擅长接受礼物。

儿子在家的时候，他从不带女人回来。

绍尔十二岁的时候受人欺负，父亲没打招呼就冲进学校，慷慨激昂地对老师发表演说，让绍尔尴尬得简直无地自容。

“绍尔，你想念你的母亲吗？”

你没有见过她，觉得遗憾吗？”

” 绍尔的父亲身材矮小，臂膀有力，体壮如柱，灰发日益稀疏，双眼也是灰色的。

去年圣诞他送给绍尔的礼物是列宁著作。

绍尔的朋友嘲笑这位上了年纪的男人有多么不了解儿子，但绍尔并没有任何想嘲笑父亲的念头，只觉得怅然若失。

他理解父亲实际上想给他什么东西。

父亲想解开一个悖论。

他想明白受过教育的聪明儿子为何会任由生活摆布而不是奋起争取。

他只知道他的儿子并不满意。

这一点是真的。

绍尔十多岁时曾是个活生生的乏味典范，阴郁而倦怠地随波逐流。

父亲认为绍尔是被吓傻了，因为他面对的是可怖而无限的未来，是他的整个人生，是一整个世界。

绍尔熬了过来，安然无恙地度过二十岁生日，但父亲和他再也无法用心交谈了。

那年圣诞，绍尔坐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把玩那本小册子。

这是个皮革装订的版本，木刻插图中，硬朗的线条描绘出工人艰苦工作的场面。

这是一件很漂亮的收藏品。

《怎么办？

》，标题在发问。

<<鼠王>>

绍尔，你该怎么办？

他读了这本书。

他读了列宁的劝诫：未来必须通过争取得到，必须为之奋斗，必须用双手造就，他明白父亲在试图向他解释世界是个什么样子，试图帮助他。

父亲想成为他的先锋。

父亲相信，让他无法行动的是恐惧，而恐惧来自无知。

一旦明白了，就不会再恐惧。

这是沥青，这是沥青的用途，这是世界，这是世界的面目，这是我们该怎么办方案。

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是温和的提问和单调的回答。

审讯就这样微妙地进行着。

我不在伦敦市内，绍尔试图解释，我出城野营了。

我回来得很晚，差不多十一点，直接上床睡觉，没跟父亲打招呼。

克罗利不肯放过绍尔。

他装作没有察觉出，绍尔哀怨地不想回答问题。

克罗利的提问越来越有攻击性。

他问起前一天晚上的事情。

克罗利毫不留情地复述着绍尔的回家路线。

绍尔觉得自己像是被扇了几个耳光。

他一边尽量简单地描绘着回家路线，一边努力控制住正在全身奔流的肾上腺素。

绍尔的回答就像是一副骨架，克罗利在上面添加了血肉丰满的细节，绍尔仿佛又一次穿梭在韦利斯登那些黑暗的大街小巷中。

“你见到父亲的时候做了什么？”

” 克罗利问。

我没有见到父亲，绍尔想这样回答，我还没有见到他，他就死了，却听见自己像小孩使性子似的呜咽着谁也听不懂的话。

“你发现他在等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”

” 克罗利说，绍尔能感到恐惧从腹股沟升腾而起，向外扩散。

他摇摇头。

“他让你生气了吗？”

绍尔，你们吵架了吗？”

” “我没有见到他！”

” “你们打起来了吗？”

” 摇头，没有。

“你们打起来了吗？”

” 没有。

“打起来了吗？”

” 克罗利等绍尔回答等了很久。

最后，他抿紧双唇，在笔记簿上涂写了几个字。

他抬起头与绍尔对视，向绍尔挑战，想让他开口。

“我没有见到他！”

我不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……我不在家！”

” 绍尔很害怕。

他请对方告诉自己，什么时候能放他离开。

但克罗利就是不肯说。

克罗利和警员带他回到牢房。

他们提醒他还会有更多这样的谈话。

他们给他食物，但一时间义愤填膺的绍尔却拒绝了。

<<鼠王>>

他不知道自己饿不饿。

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。

“我要打电话！”

他们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了，绍尔大声喊叫。

他们没有回来，绍尔也不再喊了。

绍尔躺在铺位上，遮住双眼。

他对各种声音非常敏锐。

他能在有人经过门口很久前就听见脚底叩击地面的声音。

男男女女经过时发闷的对话声渐渐响起又渐渐退去。

大楼的另外一角突然响起笑声。

汽车慢慢远去，引擎声经过树木和墙壁的过滤传入耳中。

绍尔躺在那里听了很久。

他是否有打电话的权利？

他想到。

他能打给谁呢？

他被捕了吗？

但这些念头只占据了脑海的小小一隅。

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躺在那里，静静聆听。

过去了很长的时间。

绍尔忽然惊觉，睁开双眼。

有一瞬间，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那些声音在变。

周围所有的声音似乎都在丧失深度。

绍尔能辨认出他早先听到的每种声响，但它们都正在逐渐消退成二维的存在。

变化来得飞快，而又不可动摇。

就仿佛充满游泳池的惊呼的古怪回音，很清晰，仍旧听得见，然而空荡荡的。

绍尔坐了起来。

响亮的刮蹭声让他惊讶不已：是他的胸膛与粗糙的毛毯在摩擦。

他能听见怦怦的心跳声。

他体内的心跳声和平常一样有力，没有受到这奇异的声学现象影响。

体内的声音清晰得不自然。

绍尔觉得自己是一块剪纸，被勉强用胶水粘在了这个世界上。

他缓缓地左右摇动头部，伸手去摸他的两只耳朵。

走廊里响起模糊的皮靴踏地声，苍白而不现实。

一名警察走过牢房，脚步声异常空洞。

绍尔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，抬头看着天花板。

裂缝构成的网络和油漆上的纹理似乎也在令人不安地移位，影子在难以觉察地挪动，像是房间里有个微弱的光源在移动。

绍尔的呼吸变得又快又浅。

空气仿佛也被拉紧了，闻起来有股土腥味。

绍尔走动了两步，转了个身，身体发出的刺耳声响让他眩晕。

在多种杂音中他只能辨认出其中最清晰的几种，这时，又加进来了一个迟缓的脚步声。

这从容不迫的脚步声和绍尔发出的声音一样，轻而易举地刺穿了周围的飒飒杂音。

其他的脚步声匆忙经过，来的去的都有，但那两只脚的步调却始终不变。

它们坚定不移地走向牢房门口，绍尔能够感觉到干燥的空气在震荡。

他不假思索地退进房间一角，两眼瞪着房门。

那两只脚停下了。

<<鼠王>>

绍尔没有听见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，但把手兀自转动起来，门随即被推开了。

这个动作似乎花费了很长很长时间，门挣扎着穿过了忽然变成凝胶的空气。

门扇静止不动后，铰链还哀怨地摆了很久。

走廊里灯光明亮。

绍尔看不清是谁走进了牢房，又轻轻地关上了房门。

那个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打量着绍尔。

牢房里的光线模糊地照亮了来者。

光线仿佛月华，仅仅勾勒出一套轮廓。

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，精明的鼻子，尖嘴。

阴影如蛛网般悬在这张脸上。

他个子挺高，但也并不特别高。

双肩拱起，像是在抵挡寒风，这是个防备的姿势。

他的容貌模糊不清，面颊瘦削，遍布皱纹。

黑发长而稀疏，未经梳理，如凌乱的团块般落在绷紧的肩头上。

他在深色衣衫外胡乱套了件没形没状的灰色大衣。

来者的双手插在口袋里。

他的脸孔低沉，从眉骨之下注视着绍尔。

垃圾和淋湿了的动物的气味充满整个房间。

他动也不动地站着，打量着房间另一头的绍尔。

“你很安全。

”绍尔吓了一跳。

他只模糊地看见那人的嘴唇在翕动，但粗粝的耳语声却在脑袋里回荡，那双嘴唇仿佛离他的耳朵仅有几毫米而已。

他好一会儿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”他说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”“你现在安全了。

现在谁也碰不了你。

”浓重的伦敦口音，绍尔的耳中响起的低语声侵略性十足，语气很严厉，同时又很鬼祟，“我想让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。

”绍尔觉得头晕，吞下了一口被气氛凝成了黏痰的唾沫。

他不明白，他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”绍尔从牙缝里说道，“是警察吗？”

克罗利在哪儿？”

”那人猛一甩头，他可能是在否认，也可能是吓了一跳，还有可能是在大笑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”绍尔问道。

“我蹑手蹑脚躲过了所有的蓝衣仔，偷偷摸摸地钻过柜台，悄无声息地找到了你这个小小的贼窝。

知道你为啥在这里吗？”

”绍尔呆呆地点了点头。

“他们认为……”“警察认为你杀死了你的老爹，但你并没有，这我知道。是啊，你得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帮他们理清头绪……但我的确知道，你没有杀你老爹。”

”绍尔在颤抖。

他跌坐在床铺上。

和那人一起涌入房间的恶臭排山倒海而来。

<<鼠王>>

对方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继续说了下去：“知道吗？

我一直在细心观察你。

监视你。

你得明白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。

我可以……可以帮你一个忙。

” 绍尔彻底迷糊了。

这家伙是什么街头罪案的受害者吗？

神经不正常，脑子里装满了酒精或者难以理解的想法？

气氛仍旧紧张得仿佛弓弦。

这个人知道他父亲的什么事？

“我他妈的不知道你是谁，”他说得很慢，“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……” “你不明白，”

耳语声变得更加严厉了，“伙计，听我说。

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世界。

看不见其他人，其他人也来不了，就这么回事，懂吗？

看看你，”那声音带着厌恶苛责道，“穿着借来的衣服，像个白痴似的坐在那儿，耐心等待他们把你带到法官面前去。

你觉得他们会认真听你说话吗？

蠢小子，他们会揍得你满地找牙。

”他停顿了好一会儿，“然后我出现了，活像个他妈的慈悲天使。

老子撬开了你的门，举手之劳。

这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明白吗？

这是我生活的城市。

我也拥有这个你和他们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但拥有的方式却不相同。

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。

我来是为了告诉你，你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情。

欢迎来到我的家园。

” 狭小的房间里充满了他的声音，不给绍尔思考的时间和空间。

阴影中的脸孔压向绍尔。

那人正在走近。

他行进时犹如一轮轮冲刺：胸膛和两肩始终绷紧，向一个方向走两步，稍微迂回，又从另一个方向再靠近几步，他的举止既鬼祟又有侵略性。

绍尔吞了口唾沫。

他的头昏沉沉的，嘴里干巴巴的。

他拼命想刮出点儿口水来。

空气无比干燥，充满了张力，他几乎能听见空气绷紧的声音，那是一种微弱的哀泣声，仿佛门铰链的怨声仍旧没有消散。

他无法思考，只能聆听。

面前这个散发恶臭的幽灵略微从阴影中走出来了一些。

污秽不堪的战壕雨衣敞开着，绍尔发现里面是一件颜色稍浅的灰色衬衫，上面点缀着指向上方的成排黑色箭头，样式相当时髦。

那人骄傲地昂起头颅，却把双肩沉得很低。

“你要明白，罗马村1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。

美丽巴黎也一样，开罗也是，随便哪个城市都是，但伦敦对我来说很特殊，很久以来始终如此。

小子，别傻乎乎地看着我瞎琢磨了。

你永远也想不通的。

我爬过这些砖墙的时候它们还是谷仓，后来变成了磨坊，然后是工厂和银行。

小子，你眼前的不是人类。

<<鼠王>>

我对你感兴趣，你该觉得撞了大运才对。

因为我正在帮你好大一个忙。

”说到这里，这段纠结的独白戏剧性地中断了。

绍尔心里很清楚，这是疯话。

他的脑袋在旋转。

这些话毫无意义，仅仅是缺乏内涵的单词，真是可笑，他本该哈哈大笑，但紧张得凝固了的空气中却有什么东西拴住了他的舌头。

他无法说话，无法嘲笑对方。

他意识到自己在哭泣，或者被房间里不流通的空气弄得眼泪汪汪了。

他的泪水似乎惹恼了这位侵入者。

“别再为你那个胖老爹号丧了，”他连珠炮似的说道，“都结束了，你得操心更重要的事。

”他又顿了顿。

“咱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”绍尔恶狠狠地抬头看着对方。

他终于寻回了自己的声音。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”他嘶声说道。

“我在说：咱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该扯呼了，该闪人了，该脚底抹油了，咱们该离开了。

”那人阴险地打量着绍尔，手背遮住嘴巴，用情节剧一般的舞台语气低声说话，“我正在帮你越狱。

”他稍稍站直了些，点点头，模糊的面容狂热地上下弹跳，“这么说吧，你我的道路在此处交汇。

黑暗已经在门外了，我能闻得到，看起来他们忘掉了你。

似乎没有浑球要来找你，所以咱们可以从容退场。

你和我，咱们有事情要一起干，在这里可啥也做不了。

再多等一会儿，他们会把你打成杀亲犯俱乐部的成员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

这儿没有正义可言，我知道。

所以，我再问你一遍……咱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”绍尔终于明白过来，他真的能帮自己越狱。

他既惊讶又害怕地意识到，他将和这个怪物一起离开，他将跟随这个面部不清的男人走出警察局，然后逃之夭夭。

“你是谁……你是什么？”

”“到时候告诉你。

”这个声音占据了绍尔的身心，让他几乎晕厥。

这个瘦削的脸孔和他仅有几厘米的距离，光秃秃的灯泡射出的光线绘出了他的剪影。

他拼命想看穿朦胧的黑暗，想分辨清楚对方的五官，但阴影却非常顽固和狡猾。

那些字词和跳舞音乐具有同等的催眠效力，如咒语般迷惑了他。

“伙计，我是为了忠诚而来。

我的臣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而我的臣民无处不在。

城市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缝隙容纳我的王国。

我填满了物与物的间隙。

“让我告诉你，我是什么人。

“我能听见未曾说出的话。

“我知道房屋的秘密社交生活，我能读懂墙壁上的神兆。

“我住在旧伦敦城。

“让我告诉你，我是谁。

“我是犯罪大头目。

<<鼠王>>

我是散发恶臭的那一位。

我是食腐动物的首领，我住在你不愿让我进入的地方。

我是侵入者。

我杀死篡位者，我照料你的安全。

我曾杀死这片大陆的半数人口。

我知道你们的船舶在沉没。

我可以用膝头破坏你们的陷阱，当着你们的面吃掉奶酪，拿我的尿毒瞎你们的眼睛。

我拥有全世界最坚固的牙齿。

我是有胡子的小伙子。

我是阴沟的领袖，地下世界由我掌管。

我是王者。

” 他忽然转身，面对房门，褪掉肩头的大衣，露出衬衫背后粗鲁的黑色大字，他的名号写在成排的箭头之间。

“我是鼠王。

”
.....

<<鼠王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柴纳·米耶维的“鼠巢”之书撬开了地下伦敦：一个充满音乐节奏的丛林，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鼠王惬意地吞吃着垃圾堆里的残羹剩菜，推开了虎视眈眈的下水道井盖…… ——米约恩·哈里森
这是一个失落的王子的故事！
——辛西娅·沃德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